

终身成就奖

# 贺友直：老头子very poor的

著名连环画家贺友直老先生，住在巨鹿路上，一间小屋子靠近上海作协。1956年起，他就搬到了这里。按照地址，一不小心容易寻去旁边的别墅。其实他的家在弄堂口，要沿着狭窄昏暗的楼梯摸到二楼。

“啥人规定大画家就要住进大房子？小别墅，别开玩笑，老头子very poor(非常贫穷)的……”老人听到生人寻他不得，嘿嘿一笑：“我喜欢这里，小归小，温馨。再说，我只认得巨鹿路。”

93岁高龄，说话刮拉松脆，明明白白，虽然他爱把“年纪大了，耳朵不好，眼睛也不好”等等借口挂嘴上。见到记者坐定，贺友直先生准备泡上一杯普洱，记者推却，主人一横眉不高兴了：“茶总归要吃的。基本的道理。”

## 年轻人，千万不要看不起你的舞台

1个小时的采访，贺友直要接上十来通电话，来电多是恭喜他获得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。电话铃一响，打断了采访，贺友直自我解嘲道：“今朝生意倒是蛮busy(忙)的。”他走到屋子那头，拎起听筒：“撒宁？……哟，谢谢依……NONONO(不)，我哪里当得上天下第一？我老头子顶多是一个得奖专业户。”

谈到这次得奖，贺友直很激动：“别人告诉我说，我得到了上海文学艺术奖的终身成就奖，我想，怎么可能还有我呢？一看新闻，真的有，当时我感觉非常高兴。连环画在这个时代几乎要绝种了，我这个画连环画的人，倒有资格被推荐，让全社会承认我。93岁还被大家承认，够可以了！我当然高兴了。”

贺友直表示，过几天颁奖，大概还要说几句，怎么说呢？我就这么说，这也是我心里最真心的想法。“我是小学毕业啊，我去中国美术学院的高等学府当过老师，我一步步怎么走过来的啊？应该说，是党的培养，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给了我施展身手的舞台。我告诉你们年轻人，你在这个单位工作，必须要充分利用你单位为你创造的条件，千万不要看不起你的舞台。我是充分利用了这个舞台，我才画出名来。我还要感谢社会给我提供的极好的生活条件。”

“有些年轻人不懂这个道理。”见记者点头，贺友直顿了一顿说：“不懂？你们开玩笑来。电脑啊，手机啊，乔布斯啊……你们懂的太多了！”

## 只有画连环画的人能想出来

一盏白炽灯横杆在墙头，客人进屋后，一眼就能看到典型的贺友直风格的连环画作品《小街世相》。窄窄长长的临街店铺，正是上海人熟稔的弄堂房子，木质黑漆门窗，陈列架上种种精巧物件在昏黄灯光的照射下，不经意间呈现出一种柔和温暖的米色调。一沓信笺、一张贺卡、一札藏书票、一套明信片、一条丝巾、一帧杯垫、一盒娱乐筹码、一座黄包车烛台，无论纸质品还是生活日用品，素胚白描的贺氏笔法无处不在。老上海的情味浓得化不开。

贺友直被看做了上海连环画领域“一只鼎”。老先生从事连环画创作60余年，著有《申江风情录——小街世象》《老上海360行》《新硌老街风情录》等近百部独具海派特色的连环画作品，更是获得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首次评选颁发的“中国美术奖·终身成就奖”。近年，他还将自己的老上



■ 贺友直：我不打别人的横炮，但我自己没本事乱画

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

海民俗作品做了一次全方位产品化的大胆尝试，数百种汇集老上海民俗作品精髓的旅游文化产品一样一样地诞生了，上海特色的连环画走进了地铁、街道，成为了一道风景。

谈到前阵子的创作作品《一碗阳春面》，贺友直很得意：“我93岁的人还能想出这个点子，我觉得我很了不起。上海的老百姓，都看得懂，都经历过，但一般人就想不出的。只有画连环画的人能想出来。绘画之前，我把构思告诉文史馆馆长。馆长送我四个字，‘拍案叫绝’”。

## 得奖之后激流勇退还是继续攀高峰

得了终身成就奖之后，还准备再画些什么东西？再如何在艺术上探索精进？

“我思维枯竭了，最近画不出了。”他非常认真地回答道。贺友直老先生一本正经起来就像一个老顽童：“如果不枯竭么，每周都要来晚报夜光杯混稿费了啊。晚报夜光杯对我最优待了，稿费总是挑最高的开给我。这次得奖了，第一个收到的电话祝贺，也是晚报的郑辛遥阿弟。”

记者提醒他，2012年前，他也讲自己“创作不出东西了”，却还是画出了一套弄堂里嬉戏的作品《孩时玩耍》，永远凝固住了一代人的儿时记忆，堪称晚年的精品。要知道《孩时玩耍》系列54幅作品。已经到了

90岁高龄的贺友直，不翻资料，不找顾问，就凭自己年轻时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及超强记忆，勾勒出了上海弄堂万象。一张画的是是一群女孩子跳橡皮筋，衬景里有个弹棉花的。还有一张画至今为人津津乐道，是几个淘气的男孩子在雪地里撒尿，边尿边画，一个女孩害羞地躲到一边。

说起老弄堂的事情，贺友直又是双眼发亮了。他说，来沪后居住在兴业路淡水路的南永吉里，画里的游戏和玩耍，有的他亲身体验过，有的则是看人“白相”，印象很深。这么多道具、服装、经历他都能够记牢，儿时的游戏，是他最熟悉的场景。“我不算老上海或者老克勒，我来自上海底层，画老克勒我要出洋相的。一次画舞场的大班，晚报的秦绿枝说我画错了，因为我没有进过舞厅啊！习总书记说，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我是从弄堂里出来的，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活，我没有忘记，我是要去表现底层人民的生活。”

记者感到困惑，刚刚听到他说画不出了，谈起艺术来又那么一往情深。于是直接追问贺友直老先生，得了终身成就奖，准备享享清福搁笔了？

老先生抱怨开来：“你怎么又说外行话了啊！你是作家的话，你肯停笔么？实在想不出了，才会停笔嘛！否则怎么会停笔呢？人家杨绛100岁还写东西了。只不过现在在暂时思维枯竭了。”

贺友直补充道：“画山水花鸟的画家，

他们可以一直画下去，但也有痛苦，就是不能超过自己，画来画去老一套；我画连环画是另外一回事，搞文艺的关键是发现，有发现，才有创造。写诗歌、写小说、写散文，也必须要有所发现啊。否则写在格子的都是废话。我再要画什么，也要言之有物啊！”

## 我不打别人的横炮，但我自己没本事乱画

提到以前的创作环境和现在的创作环境的异同，贺友直打开了话匣子。“太不一样了。以前我们画画都是没有功利的啊，现在是市场经济了。”贺友直伸出两根手指：“两只M，一只叫Money(钱)，一只叫Market(市场)，两只M不是坏东西，但是看你怎么对待了。”

说着说着，老人摇了摇头，放下手。“有些问题太多了，不能谈，一谈么，人家要说我‘打横炮’了。各人走各人的路，我觉得老房子很温馨的，我买不起高楼，但也不想住进高楼。我觉得高楼大厦里，家家户户闭门一关，像关禁闭一样。过去石库门里，烧了好的小菜，还有送邻居分一分，煤球炉子5、6个，灶头里很闹猛，这就是人与人的生活情趣。”

近年来，不少画商都看准了贺友直先生作品的升值潜力，想要问贺友直先生订画，几乎全部败兴而归。“我画的是作品，是有故事的创作，又不是挂在城隍庙里卖的地摊货。我不喜欢别人问，你的画多少钱一尺？多少钱一尺，笑话，我是卖布头的？”老人家带着可贵的幽默，心头敞亮敞亮。

摄影记者提议，开一扇门透补点光，能让屋子稍亮一些。贺友直93岁高龄，还是维持着简单的生活。家里也不用保姆，老伴为他烧烧饭，他解释说，屋子不大，打扫起来不麻烦。得了再多的奖，也是去弄堂口吃面，他喜欢吃好吃的阳春面，吃不惯西餐。

“前些年，有房产商老板来找我，说帮他画点画，送给我一套房子。我没有接受，人家说马上给我钥匙，我也不接受。我不清高，我也心动的，但我画不出他想要的那种画，我的画有内容、有主题的，我没有本事能随便乱画啊！”

本报记者 乐梦融

## 成就简介

贺友直1950年开始学画连环画，不久被吸收在“连环画作者学习班”学习，结业后被分配进入公私合营新美术出版社，担任连环画创作员，1956年并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。1981年被借调到中央美术学院连年系任教，被教育部批准任该校兼任教授，至1987年离校返沪。

曾任中国美协常务理事、连环画艺委会主任、上海美协副主席，曾在法国、德国、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。曾在上海美术馆、广州美术馆举办贺友直艺术展。作品《火车上的战斗》获第一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；《山乡巨变》获第一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一等奖；《白光》获第二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一等奖、《十五贯》获第二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二等奖；《朝阳沟》获建国30周年美展三等奖；《小二黑结婚》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银奖。2009年获得文化部、中国文联、中国美协共同颁发的“中国美术奖·终身成就奖”。